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一日

進 前

第一卷第三號

每月二回一日十六日出版

我們對於第五次全會最小限度的要求……公孫愈之	第五次會議聲中回想到四次會議……詒 艾	第五次會議的前途……乙 子	第五次會議可以恢復本黨的精神嗎？尤 支	國民黨與小資產階級……魏 復	附件
一 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顧孟餘	二 所謂小資產階級……汪精衛	美國務秘書克羅格非戰條約的提議……桑 上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桑 上		

南京圖書館藏

本誌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 那裏是出路？……………記者
外交政策與最近外交事件……………觀復
濟南事變中之感想……………愈之
站在青年的立場上講幾句話……………和
青年的生路與死路……………余思漢
怎樣到了現在？……………同文
外蒙古經濟的價值……………藤野
附件
汪精衛先生致中央電
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諸先生致中央函

本誌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 由日本問題談到所謂外交……………愈之
怎樣到了現在？(下)……………愈之
穩健派迴避革命的策略……………允
總登記的前途……………希
張作霖出關後的政局……………桑土
外蒙古經濟的價值(續)……………藤野
附件
最近談外交的幾個錯誤見解……………潘雲超
紀念五卅應有的覺悟……………潘雲超
讀者論壇
恢復本黨的先決問題……………又文
通訊
日本鐵蹄下的青島……………清林

我們對於第五次會議最小限度的要求

公孫愈之

爲什麼要開中央全會第五次會議？是爲丟開個人的貪心私慾，按照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綱，來救國救民呢？還是在這張作霖出關五色國旗換了青天白日旗的時候，『論功行賞』，分地盤，分位置，而特用第五次會議做一個法律的保障呢？

幾個月以來，南京國民政府的措施，和從前北京政府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各省政治分會省政府主席的制度，和巡閱使督軍督辦之下的政治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這些問題，我們都希望黨國領袖們本諸愛國熱誠，拋開意氣偏見，加以澈底的考慮。如果發見有不甚妥當之處，還希望各自明瞭自己的責任，趕緊有一個澈底的辦法。

我們在這個時候，也要代表許多同志的意思，毫無隱諱的提出我們對於第五次會議的最小限度的要求：

(一)恢復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雖然名義上仍然存在，黨部還在辦公，但是實質上已經衰敗不堪，幾於消滅。自從老同志們把民衆運動看作

共產黨的法寶，把本黨改組以後的基本政策都認爲共產黨的政策以來，民衆運動已完全取消。黨的『組織』，原來是以民衆爲對象的，民衆既然不要，組織乃成贅疣。黨的『宣傳』，是黨的喉舌，是黨員行動的南針。自黨部變成衙門以來，宣傳的工作，祇是詆毀誣衊本黨中主張較爲急進的同志，而本黨的政策，本黨在世界上在民衆間的威權與信用完全不顧了。現在共產黨的宣傳，盛行一時，不聞中央有所駁辯。

日本在濟南的大屠殺，在滿洲的活動，不但世界各國的報紙，幾乎完全受日本宣傳的蒙蔽，就是與國民政府近在咫尺的上海的西文報紙，也完全是強詞奪理的替日本宣傳辯護，儘力的誣衊中國。幾個月以來，日本人在歐美的日報，通信社，雜誌等等，作了一種大規模的有系統的不利於中國的宣傳。關於這些事情，中央不但沒有辦法，並且毫無覺察。在這個帝國主義與共產黨的攻擊的包圍之中，中央不知爲黨說一句有益的話，祇是對於本黨忠實同志挽救本黨危機的批評與討論，吹毛求疵，橫施壓迫。這種政策，如果延長下去，不但黨要滅亡，國家也有嚴重的危險。我們要在此地重行鄭重的申明：國民黨如要完

成牠的國民革命的使命，必須是一個民衆的黨。想倚仗軍隊的勢力利用舊官僚的拉攏來支配黨，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們要求黨員們此時澈底覺悟，要求領袖們不要因爲一時權位到手，便忘却了本黨的革命使命。要求第五次會議依據第一二次代表大會所定下的方針與政策，恢復中國國民黨。我們認第五次會議是恢復中國國民黨的唯一順利的機會。如果這個機會任牠過去，將來的犧牲與禍患，恐怕不堪設想了！

(二)實現國家統一，打破割據局面 現在全國的政局，還是一個割據的政局。各地的政治分會，完全是受軍人的支配。各政治分會所支配的區域，就是軍人的駐兵區域。各政治分會有牠獨立的外交，軍政，和財政，中央不能干預。省政府也完全是在軍隊的掌握之中。這是和巡閱使督軍的制度沒有絲毫分別的。這種變象的巡閱使督軍制度的弊害，不需我們贅述。所以我們要求第五次會議議決以下各項並設法保障其實行：

(1)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

我們對於第五次全會最小限度的要求

(2) 現任軍事長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

(3) 統一外交 外交事件，概由國民政府處置，絕對禁止各地軍事長官擅與外國作正式之交際。

(4) 統一財政 各省財政應歸中央者限期還諸中央，不得各自把持。

(三) 結束軍事 現在國民革命軍額數，已逾二百萬，不但建設無從進行，苛捐雜稅無法減輕，國家且行將破產。我們要求第五次全會議決以下各項，並嚴重監督其執行：

(1) 決定切實有效的裁兵辦法。除全國祇留六十師至最多一百師為國防軍外，其餘概行裁汰，限一年以內完竣。退職將士的職業及生活問題，交國民政府特組有能力之專門機關，籌畫解決之。

(2) 北伐時之總司令總指揮等職，已無存留之必要，應即立行裁撤。常備軍隊以師為單位。

(3) 依照各國常例，軍政軍令實行分立。

以上是我們對第五次會議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幾個月以來，中央及各省的政象，已使民衆感覺不滿。本黨是以革命方法爭取國家之自由與獨立的，總理

臨逝世的時候，還堅決反對段祺瑞的『外崇國信』，而今國民政府對外表示，已承認不平等條約了。沙基慘案以後，本黨領導民衆與香港帝國主義者爭鬥，經過無量之犧牲，乃今毫無比較的公平之解決，毫無比較的榮譽之結束，李濟琛已向香港政府實行港粵合作了。濟南屠殺案起，全國民衆，憤激異常，中央不知領導之向日帝國主義者鬥爭，乃反向黨員發出毫無政治常識之訓令，說這祇是田中內閣的措施，要黨員『保持向來兩國親善的態度』，『責望日本國民和民黨，在最短期內，糾正他們內閣的錯誤』！民衆運動爲本黨之生命，乃中央妄信無政治知識之謬論，以民衆運動爲共黨之方法，概行禁絕！至於各地的所謂政治分會，則在黨務，外交，軍政，財政，悉不聽中央之指揮，儼然與中央對抗。凡此諸端，皆爲本黨之致命傷。我們揣測，即負責領袖自己，也未必認此種種現象爲滿意。當此第五次會議將開會之際，我們特提出我們對於負責領袖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希望他們堅決無疑的去議決去實行。我們並且要求全黨的忠實的革命的同志們，一致起來，嚴重的監督第五次會議。我們要求參加第五次會議的委員們，丟開個人的貪心私慾，按照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綱，來救國救民！我們反對在這張作霖出關五色旗換了青天白日旗的時候分地盤分

位置而特用第五次會議作一個法律的保障！

青戰第二期目錄

革命評論

第八期

總理的精神那裏去了？	幾沉
紀念六二三	火牛
第五次會議的面面觀	狼煙
蔣介石辭職問題	莫邪
從三國志演義說到鐵軍前途	文編
青年戰士社與創造社交涉會件	干將
創造社之末日	欲生
膏惡鬼的擦牙	戰馬
描準半打	莫邪等
書報介紹(黨基)(前進)	火牛
書報批評(雙十)(現代中國)	騎士
共產黨的故事	談天
小報告	偵騎
通信定閱處 上海信箱一三二四	
代售處 上海鄉雲書局及各地書局每册五分郵	
購六分	
再論第三黨	陳公博
再論『自信和共信』	存統
濟南事件後日本朝野對支態度	劉佩元
德法選舉之結果與歐洲政治現勢	許德珩
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二)	陳公博
我對於中國革命(二)	TS
今後之滿蒙問題	馬潛
打到北京的後	蕭淑宇

五次會議聲中迴想到四次會議

詒艾

(一)

我們原則上是贊成開五次會議的，我們以為當這時局轉捩的機會，確有開五次會議的必要，而且要解決當前待決的問題，非由黨的最高機關，以居高臨下的力量負責處理不可。但是，我們一涉想這個會議的內容，則不免令人不寒而慄。所謂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委第四次全會者，我們是深深的領教過的了。常言道：「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這次會自然應當勝過那次會。不過，吾儕小人，關懷黨國，總還有點不放心。不得已，把對於第四次會議觀察所得的幾點，作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區區貢獻，或者也許有些用處吧？

四次會議裏最顯明的一個事實，就是思想衝突。這個思想衝突的焦點，是「反共後國民黨本身

五次會議聲中迴想到四次會議

應當怎樣」的問題。換言之，「帝國主義」黨的組織「民衆運動」等問題，是否依照本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主張，繼續努力，還是暗中拋棄。一派人以爲革命出了毛病了，這毛病完全是共產黨人的罪惡，既然如此，應當一面竭力剷除共黨，一方停止一切動作，拋棄一切主張；什麼「打倒帝國主義」，「嚴密黨的組織」，「領導民衆運動」，都是共產黨的東西，都應當廢止。另一派人以為，不錯，革命是出了毛病了，共產黨的確有相當的罪惡，應當剷除；但是革命之所以興起，是具有客觀條件的，是迫於切身的要求的，如果不在革命的條件革命所要求的問題上加以相當的解決，而盲目的停止一切動作，無異於給共產黨造機會，而助長他們的氣焰。」「打倒帝國主義」「嚴密黨的組織」「領導民衆運動」，不能完全說是共產黨的東西；況且，各黨間

儘有相同的綱領和政策，萬沒有因「人有」而放棄其「所有」的道理，共產黨口裏喊革命，我們從此便不革命，豈不是滑稽之甚！兩派爭論的結果，四次會議的成績告訴我們，總算消極說佔了勝利，積極說失敗下來。

由此，我們看到一點：「由反共說到本身應當怎樣」這個問題不解決，要求黨的進步，難得很。我們應當注意，會議裏既沒有不反共的，爲什麼意見如此不同？誰是真反共，誰是假反共？怎樣才是有效的反共？會議裏面是不是僅僅的兩派？就是主積極說者是否一派，主消極說者是否一派？以上幾個問題，有關於心理方面的，有非得到事實的證驗不能判明的，姑且不論。我們先就立場不同之點，加以約略的分析。我們並不以爲會外有某黨某派會內便有某人作某黨某派的代表，但是我們相信，會外某黨某派的主張，至少也可以影響到會內，而有意無意間受他的支配。我們認爲有批評的必要的，有以下幾派：

(一)無政府黨 無政府黨和共產黨是有不兩立的世仇，從第一國際起，無政府派和馬克斯派大起衝突，無政府黨人退出第一國際。蒲魯東和馬克斯，既開始了很激烈的爭辯，他們兩派的人，更從此接連不斷的作理論之戰，彼此攻駁不留餘地，情感已經惡劣極了。蘇聯布爾扎維克黨人專政，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之反抗政府派（無政府主義者，有不反抗蘇聯政府的），加以嚴酷的處置，因此結怨更深。這是一點。他們兩派理論上衝突之焦點，簡單言之，共產主義者主張集權，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分權。無論那一黨派，如果有他確信的主張，總想把旁人駁倒，自家的主張現於事實。這是又一點。根據以上兩點，我們不能不發生以下的幾個問題：

(a)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對共產黨，是站在無政府黨的觀點和立場講話，還是站在中國國民黨的觀點和立場講話？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和理論，與無政府黨完全不同，所以中國國民黨

的「反共結論」，和無政府主義者，也當然不能強同。於此便不能不發生一個問題，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是在中國國民黨負重要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究竟持的是中國國民黨的理論，還是無政府黨的理論？說到這裏，難免有人反詰我們「國民黨的理論是什麼？怎見得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不是國民黨的理論？」看後邊自然得到解答。

(b) 中國到底有沒有無政府黨，似乎還是令人難以解答的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外國無政府黨，是要革命的，是要澈底的革命的。他們主張直接行動，他們很驚人的鬥爭策略是「暴動」(Violence)。沒聽見過無政府黨的要人整天價講妥協，整天價奔走於權貴之門，講什麼實力派的携手。沒聽見過無政府黨的要人本身高唱着「不作官」，而却乘機布置親私於他們所需要的機關。我們知道，無政府主義者很重視「羣衆的革命意志」，以爲果然民衆的革

命意志激動起來，一個大暴動就可以達到他們那理想的政治現象。記得有一位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先生說：「共產黨還是右派，我們才是真左派！」這話是很可信的。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說，也不過說是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極點的必然結果，所以馬克斯還是個進化論者。重視羣衆的革命意志，想以暴動的手段達到目的，這種主張是超進化論者。有人說蘇俄布爾札維克派的暴動策略是和無政府黨學的，確有他相當的根據。然而，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先生們，畏懼罷工，厭惡民衆運動，概括言之，不過就是厭惡「暴動」，以爲暴動是大逆不道的事。我們並不是主張暴動者，我們並且很反對盲目的暴動，不過信仰無政府主義，好站在無政府黨立場講話的先生們，竟有這樣心理，發爲這類主張，豈不是大怪而特怪的事！聽說在四次會議裏，有一位先生曾發過以下的一段議論：「罷工分兩種，一種是經濟的罷工

，一種是政治罷工。經濟罷工，是迫於本身生活的要求，類乎要求增加工資的事，這還可。政治罷工，則超乎經濟的要求以外，參雜些政治的意味，這就是共產黨搗亂，我們要絕對防止的。」這位先生固然就中國已往的罷工情形（？）加以批評，然捨去「共產黨搗亂」，專就「罷工」本身，作極客觀的論斷，認為凡有政治意味的罷工就要不得，未免荒唐之甚了。幾年來本黨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罷工，還不都是政治的罷工嗎？況且我們更知道，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最主張「總罷工」；並且總罷工是他們政治鬥爭的唯一方法。「總罷工」是完全基於經濟的要求麼？我們也知道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派別很多，沒有絕對的相同。但是無論怎樣的不相同，如果教人在他們的言論行動中簡直找不到一點革命的意義，那末，無論懸着什麼美麗的招牌，也不能不令人對他們根本上生了懷疑。

我們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用很冷靜的頭腦來觀察他們兩黨的理論：無政府主義者理想的高尚，令人不能不生相當的敬仰，且對他們所懸擬的理想境界，且有時不得不夢寐思之。但離去事實的階梯，而偏重乎理想，無意中反抽去了革命性。至於馬克斯及其信徒的層層錯誤，由國民黨總理中山先生以至現在，批評的已經很多。但是無論錯誤不錯誤，他們立論的出發點，總算是根據着事實，這也是不可饒視的。

布爾札維克主義在現代的中國，是最危險的。共產黨人行爲的罪惡，是彰明較著令人痛心疾首的。但是，在現代的中國高唱無治主義，乃是一件更危險的事實。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三講有一段話：「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爲甚麼中國一經亡國，民

族主義就要銷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引總理這段演說，由不分夷狄華夏之話，不禁聯想到「不論國民黨不國民黨，只要東西南北軍人政客大妥協就是好」的話，真令人有「無乃相類」之感。總理又說：「現在我們民族處在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之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已達極點，惟我們現在的民族還大，所受外

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打破我們。……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這一段話，把中國所需要的是甚樣的革命，以及革命黨應當切中實際，不應當徒務虛名，說的總算很透徹了。無政府說流行於現代中國的危險，實不減於共產說。吾人對於共產黨的駁難攻擊，盡了相當應盡的力量，不幸前門才拒虎，而狼已進了後門，豈是國民黨沒有他本身特有的東西，必須「借楚才」來支撐局面麼？

(二) 國家主義派 現代國家主義發揮盡致的，要算意大利的棒嚇團。留心世界大事的，都知道棒嚇團的發生和發達，絕不是偶然。莫梭利尼

所以能成赫赫的事業，完全由時勢造成，決不是唯心派和投機者所能傲倖希冀的。歐戰將結束之際，共產黨在各國大肆活動，意大利共黨的活動，並且已得到相當的成績，如幾個大工廠被共產黨人所佔領。可惜意大利本身沒有鐵和煤，衡以現代國家獨立的條件，總算缺乏，非向外謀發展，在國外獲得相當的根據地，以營養其本國，幾不足以獨立自存。又因為國勢不振，國際上也不免受多少的威脅，如果不在國家的威權方面謀擴張，前途的幸運也是幻想。這差不多是意大利多數人所同抱的隱憂。所以共產黨人之遭打擊以至於失敗，固然受物質的制限是一部分原因，而意大利不需要這個方式的革命，不能不認爲主要原因。莫梭利尼應着時勢的要求，用腕力來撲滅共產黨，與其說是因爲仇視共黨，無甯說是意大利迫於向外發展的要求之一種反映。他們壓服反動的理由是「國內紛擾，必至影響到對外力量的分散。」所以說他們要伸張力量於國外，才用權力來高壓國內的反動者，

也未嘗不可。有人說：「自德國戰敗之後，英國也就恢復了支配世界的地位。英國自從自由黨愛斯葵甫和萊德喬治秉政以後，中經一度麥堂那的勞內閣，爲什麼會產生一個極端保守黨的鮑爾特溫內閣？因爲不如此，資本主義馬上就會崩潰。要維持歐洲的現狀，非重新恢復資本主義的勢力不可能，要恢復資本主義的勢力，非擁出一個極端向後退的保守黨不可能。意大利本身沒有鐵和煤，根本不能成一個近代的國家。在歐洲社會搖動最甚之時，意大利革命的空氣最高漲，在歐洲社會稍爲穩定之時，意大利反動的空氣也最緊張。所以意大利的政治和經濟僅成爲歐洲資本主義的附庸。社會基礎，非常薄弱。所謂法西斯特完全受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並且是歐洲社會主義的副產品。」這話也有他相當的根據。那末，法西斯特向外發展的政策，固然基於國內迫切的要求，而資本主義復辟的浪潮，也未嘗不是督促她前進的有力的暗示者。中國國家主義派，又怎樣呢？我

們除去見着他們反對共產黨外，幾乎見不着其餘的動作。顧名思義，既然號稱國家主義，既然以莫梭利尼的崇拜者自居，無論實力能不能，遇着可以對外的機會，總要或獨立或幫同作對外的運動，才是他們職責內應有的事。不幸，不見他們有什麼鮮明的動作，和他們談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他們且津津持雙方合意論，權利義務論，嘻噓感歎的以為不可能。再則，對外必須有國家的軍隊，而軍閥實不足當對外之衝，這是很顯明的事實。國家主義派，高倡發揚國威之論，又無方法建設國家的軍隊，遂不惜效忠於軍閥之門，甘心為軍閥的工具，國民黨洞觀乎國際的形勢，與夫中國所處的地位，要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以為非由「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剷除軍閥買辦貪官污吏」入手不可。我們平心而論，國家主義，在一個短期間，發展相當的效用，的確很可以有益於國家。國民黨的政綱——尤其對外政策，很可以和國家主義派相助進行。可惜他們只知依附軍閥

五次會議聲中題想到四次會議

，由反對共產黨而反對一切民衆運動，同時不但不奮身對外，甚且發為阻撓對外的言論。號稱國家主義，一味的對內而不肯對外，真不曉得他們的立場在那裏。因此，他們的反共，是隨聲附和的照例反共？還是基於他們主義的主張——整齊國內的秩序，團結國內的力量才反共？不然，還是迎合軍閥有力者的心理，粉飾不革命的門面，且裝飾個要革命的面孔，才反共以及反對一切民衆運動？那就非我們所得而知了。最可怪的是，他們在一個相當的階段內，表面上似乎和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站在同一戰線（？）而因反共問題，竟有妨礙民族革命的言論及行動，這也不能不算是笑話奇談！

(三)其他 還有許多派別，歸在這類。西山會議派反共的態度，總不免情感作用勝過理智。他們以為十三年黨的改組都是多事。而改組之舉，就是共產黨作弄國民黨的第一步，不知整個的國民黨是進化的，自與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

華革命黨，至中國國民黨，數十年間，她的思想主義的成立，組織的方法，策略和戰術，都是隨着時代的要求，步步進化，漸漸完成的。到了現在，整個的國民黨，還在逐漸進化逐漸完成之中，這是史跡告訴我們的事實。並且每當轉捩之際，總有一部分人贊成一部人反對，國民黨的生命，就是在這紛擾和進化的現象中延續到如今，然無論如何紛擾，總攔阻不了黨的進化，這也是一個史跡告訴我們的事實。老同志的視野，或者未能超出黨的一個階段，以致基於留戀黨的可寶的一頁歷史的情緒而反共，而盛損悠久生命的進步之芽，這是令人不免遺憾的。再則研究系的主張，也不可加以注意。差不多有識者總可以知道，研究系不但反對共產黨，就是國民黨也是他們不共戴天的要抵死反對的。但無論他們的話怎樣好聽，要教他們真個冷靜幾天，實行「研究研究」學問，那是他們所不甘心的。所以他們雖然在他們的機關報上大罵國民黨，攻擊共產黨，但是他們見得機會到了，却不能

不有一部分人投身國民黨，或者竟直接投入共產黨。投入共產黨的要破壞國民黨，投身國民黨的，也就裝腔作勢拿出忠實同志的樣子來反對共產黨。其實國民黨果然按照真正的綱領，由必然的軌道，一步步發展起來，是他們這些跨黨分子所樂意的麼？我們很知道，研究系的思想，很足以代表中國士大夫的思想。依附特殊的勢力，兼收實利與虛榮。無論批評時局，講學問，倡革命，都是作生意。他們根本上反對一切革命的理論和行動，因為一旦真革了命，他們便失却憑依，不能坐享虛榮與攫取實利。他們也有成統系的歷史，他們能夠隨着時局略改換面孔，或者在青年界裝作學問家想執學界的牛耳，或者給大軍閥執羽扇，擺布政客陰謀，有時且粉墨登場，扮演所謂賢人內閣的喜劇。但是無論變什麼面孔，研究系的性格，並不會變的。他們傳統的精神，就是躲避革命乘機取利，既然很足以代表中國士大夫的思想，贊成他們，附和他們，無形中受他們麻醉的，也是連續不

絕。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中，總短不了在革命黨外。甚至於混進黨內作他們反革命乘機取利的「祟」。他們有時候既然可以加入共產黨，他們的反對共產黨，依然是作生意的一種伎倆，顯而易知，至於因反對共產黨還要顧慮到國民黨的立場，更是他們分內先天的不應有的事了。

再則軍人商人等的心理，亦頗有可述者。吾不敢說軍人便够不上談政治，不過素日少此預備，左右貢獻意見的人，又難免「不屬於楊則屬於墨」。「楊墨」的見解已經不對了，何況貢獻之際，又加上幾分逢迎意旨之私意，並不會盡吐其辭。或則，陳述之後，經過軍人思想的陶冶，是無異於楊墨的見解又加一番封建諸侯的潤色修正，離正義相差更遠了麼？本來，軍人要是不能虛心聽從黨的指揮，便不難形成「愚而好自用」的軍閥。軍閥是革命的對象，他對於革命黨人及其行爲的心理和主張，不是盡人可知的麼？所以他們根本上就不見得認識什麼是共產黨什麼不是共產黨，在他們的眼

裏，凡是鞭策他們入軌道，防止他們封建勢力的擴張的，不是真正共產黨也是共產的工具。反過來，凡是逢迎他們，擁戴他們，爲他們籌劃鞏固地盤擴充地盤之謀劃者，不問他是什麼黨什麼派，甚至於共產黨，也算作忠實同志。總之，大部份軍人的反共並不是根據甚麼主義。然而，昏庸老朽，竟以爲要清共非任武人作去不可！至於商人的反共論，更是笑話了，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本來絕少離開帝國主義操縱而能獨立營生的大商業，他們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一方面却還吸吮着帝國主義的餽餘，在這種矛盾的狀態中，帝國主義到底是他們的恩人還是仇人，他們本身認識不清楚。能作生意不能，是他們的先決問題，要建設個怎樣的國家，除去商人的政府，或者接近商人的政府以外，在他們都視爲間接又間接的不甚必要。他們的反共論，更遜軍人一籌！

還有很無聊的幾派。一派是「趁時髦」，現在流行什麼議論，他就作什麼議論，自家並沒有基本

的主張。所以駁難幾句，便沒得說，然而又不肯屈服，因為這種議論正流行，想情總是對的。一派是「看風頭希意旨」，這派人說的本來不是他們自家的話，不過看看外面的風頭「說什麼話有便宜？」和他所巴結的人「究竟願意聽什麼？」他在心裏經過一番揣摩之後，才決定他說什麼。既然是有所爲而說，無論有理沒有理，教他拋棄主張，無異於教他拋棄到手的利益，總算難極了。還有一派是「報仇派」，這一派人也不見得那樣糊塗，也不見得不知道什麼是什麼非，不過爲打擊他的政敵之故，遂不惜掩却是非而加人以污蔑，完全是對人而非對事。今日是政敵，便是共產黨，明日交換些條件，成了政友，便一變而爲忠實同志。這一派人本來只認得敵不敵，不認得什麼黨不黨。更「無足責也已矣」了。

(二)

主張積極說者，雖個人的立場亦未必盡同，然對於反共的結論，則意見不甚相遠。第一，他們

深知國民黨有本身的重大責任，並非專以反共爲能事，亦非除反共外更無餘事。所以反共固要盡相當的力量，同時更不能忘却本身的重大責任，而時籌劃着長足的進展。第二，容共以後，因見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種種陰謀，爲貫徹主張，希望建設理想中的國家，不能不排除共產黨。並非由於世仇，照例的動作；也非一味盲從，或者有所阿附。所以國民黨的反共，是積極的謀主義之實現，並非專爲消極的銷除禍患。是再進一步的開始，並非對於革命有所悔悟而着手結束。第三，國民黨的反共，是對事的不是對人的。所以事前必須慎重考慮，「到底什麼是兩黨理論和行爲相異之點，什麼是相同之點，」而絕對的防備，因肅清旁人，致自家亦被肅清以去。拿理論和行爲作標準，而不甚重視此種理論行爲之出於吾之敵或吾之友。更深知容共以後，國民黨的理論，固有一部分被共產黨所混淆，而共產黨在中國亦有採納國民黨理論之處。因此，更不能因出於吾敵之故，而一律

斥爲共產黨之所有。第四，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極簡單的理由，是因爲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容共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他們幫同作國民革命的工作，分共的原因，也是發覺有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所以國民黨的反共，是反對他們作另一個方式的革命，以擾亂國民革命的步驟。至於共產學說之不適宜於中國，在容共之前，我們總理就告訴我們了，這既然不是容共的理由，也不必拿他當作分共的理由。共產學說應當拿另一個意義來反對。第五，俄國共產黨革命的方式，是我們絕對反對的，但是他們對於革命力量的團結，以施之於革命的對象的方法，我們既然要革命，既然鑑於多少年革命不能成功的緣故，也不能不斟酌他們可採取的部分加以採取。所以我們用很冷靜的頭腦來觀察，共產黨革命的方式，在不適宜的國情之中，固應當絕對的防止；但就革命的本身而衡判其精神，除非我們不是革命黨，除非我們是反革命者，不管他人有無可資觀摩之處，一味的以成見拒之於

千里之外，則似乎不是忠實的革命黨所應有的態度。總理說：「革命黨有力量推倒滿清，使反對者投於革命黨的旗幟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而入，施其破壞而不覺。……：俄國之反革命派，並非真正不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厲害，且百倍過之。特俄之革命黨之聰明厲害，又百倍過於彼輩耳。中國之革命黨經驗不多，遂令反對派得盡其伎。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故俄國雖遲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雖早六年革命而仍失敗。」總理這話，概而言之，是非常痛心的。如果我們不要革命則已；如果還要革命，還要作總理的信徒來努力革命，則取人所長去人所短，是總理明白白垂誡我們的信條。所以國民黨的反共，是有分別有條理的動作，不應當盲目的，不管人家自家一味的肅清一味的反對。第六，要銷滅共產黨就應當根本銷滅他，不應當誤認離開眼前就是銷滅。共產黨的在中國，到底因爲

什麼發生，因為什麼滋長，現在究竟的實況是怎樣，這都是忠實的國民黨員所應當悉心考慮的問題。我們知道，共產黨革命的方式雖然錯誤，但是所以能夠發生滋長的原故，不能不說是社會上有這種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才有所憑藉來鼓動煽惑。這種問題，就許和反革命不革命者的利益有關係，他們的反共自是另有一種意味，但忠實的國民黨同志，應知道這種問題如果不由國民黨給以相當的解決，共產黨是不會銷滅的。所以近視眼的反共，苟安派的反共，有作用的反共，都是忠實的國民黨員所應當反對的。第七，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來反共，是應當作有效的努力而不應當圖洩一時之憤和裝飾門面。殺不了敵人，只殺自家人，固然是蠢貨；不問有效無效，一味的濫殺敵人，也是蠢貨。共產黨是很重組織的，而且是組織很嚴密的，最低的限度，要和他對抗，也非有最嚴密的組織不可。一方面高唱着澈底肅清共產黨，一方面却又把本身的組織完全打碎，還希望獲全勝，簡直是妄

想。

表面上都是國民黨，都是反對共產黨，內容則不免受種種非國民黨的影響，以致因意見的不同，而演成奇奇怪怪的結果。所以極嚴格的論之，與其說是國民黨的主張紛歧，國民黨鬧意見，直不如說是單純的國民黨員與複雜的國民黨員甚至於非國民黨員的鬥爭。明白這種道理，就可以知道並不是國民黨好搗亂，沒有團結的能力，所以搗亂，所以不能團結，是外部的原因，不是內部的原因。並且這種現象並不是悲觀，分化和進步，本來是相倚並行的現象，沒有紛爭或者就停止進步也未可知。

我們既經把退却說者和進步說者種種不同的立場，與夫他們立論不同的焦點，已經述其概略。由此演繹至於種種，自然也就無一相同。其最重者，大約有以下三端：（一）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二）本身的組織問題，（三）黨的運用——民衆運動問題。這三個問題主張不同的區別，甚之，可

以說是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區別，尙不只輕輕的黨內的意見紛歧。

(一) 國民黨是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爲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是國民黨的主張，我們且把總理的話，和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話，先雜錄在下面：「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如果在這十年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的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銷滅。」「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省以內，也失了許多地方。」「經過了歐洲戰爭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隻兵艦到廣州來示威，還是用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進行他們經濟的力量。」「這六項之經濟壓迫，合我們所受的損失，每年總共不

下十二萬萬元，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國亡種滅而後已。」「俄國人民發生了新覺悟，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以上是總理民族主義講演的話。）「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總理在神戶講演）「南北是不是統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夠贊成我們南方的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總理北上答門司記者）「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耽耽欲起而分其餘，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即於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

執使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曰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實為國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而打倒帝國主義之方法，總理於遺囑中，亦已明告曰：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統觀以上種種，且不必列舉最近的事實，已經可以知道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個障礙物，而打倒帝國主義，不能不視為國民革命最重要的工作。而打倒帝國主義之方法，總理遺囑中既然從積極方面告訴我們是：「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總理遺囑中又說「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也無異於消極方面告訴我們：「不可以講妥協，不可以假借培養實力作名詞，來迴避革命的責任。時間是不容許我們的。」如果承認總理的話是可以代表國民黨意思的話，如果承認全國代表大會是國民黨最高機關，那末，以上的主張，便不可說是共產黨的東西。至於國民黨為什麼必要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

義，為什麼不可以講妥協？要打倒帝國主義，為什麼非用革命的手段不可，為什麼要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自有很充分的理由，可惜不是這篇簡短文章所能說明，我們的用意在證明這是國民黨的主張，不是共產黨的主張，沒有多說所以然的必要。

和這個主張不免出入的很有。可惜不便一一的舉出來，姑且略錄中央委員繆斌提案的幾句話，聊以見意：

「中國外交失敗，固不待言。但弱國無外交，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自家沒有實力的不是。譬如一個小孩子當家，無智識，無能力，被人家拐騙田產，佔奪房舍，也是意中之事。如果這孩子要想恢復損失，總得先培養自己的實力才行。到了年歲長大，知識充足，膂力壯健，那時候人家自然不敢欺侮，從前喪失的物產，自然可以交涉順利了。倘不此之圖，一天到晚叫嚷着，說要打倒人家，這不是

愚妄麼？」

這段話，也仿佛言之成理。但是我們不曉得國民黨爲什麼竟有這些愚妄之人，甚至於總理，臨死還諄諄的說「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我們不曉得這位小孩子在「最短期間」能不能「年歲長大，知識充足，膂力壯健」？我們更不曉得總理所說「促其實現」的「促」，是不是就是這位提案先生所說「自然不敢欺侮，自然交涉順利」的「自然」？上邊引過總理的話：「如果在十年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列強的民族所銷滅。」我們更不曉得「十年內」是不是小孩子年歲長大之期？那個「自然」，是「有方法」的「方法」，還是「沒有方法」的「方法」？——統觀總理的講演，和國民黨改組後的綱領政策，仿佛告訴我們，中國的境地危險到了極點，受政治和經濟的無情壓迫，沒有功夫且沒有方法培養實力，所以非用革命的策略來度這生死的難關不可

五次會議聲中總想到四次會議

。這種意思和繆先生的意見是絕對相反的。

(二)國民黨是要嚴密黨的組織的。先把總理的話拉雜寫在下面：「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犧牲性命爲國效力，艱難冒險，努力奮鬥，故能成功。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革命之人，均變爲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於革命黨，何曾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伎倆。」革命黨有力量推倒滿清，使反對者投於革命黨之旗幟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不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尚不知其所以失敗之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祇需三年之時期，效果已頗有可觀，決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大家應當把黨的基礎鞏固起來，

成爲一有組織有力量之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之目的也在此。」「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革命事業，並沒有完成，就是因爲黨之本身不鞏固的緣故。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命令，各自爲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失敗，逃亡至日本的時候，我就想設法改組，但未成功。……現在很多新思想的青年出來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來了，沒有人覺得中國的革命應在二十年後了，我們從事革命的事業，國民只以爲太慢不以爲太快了。故此改組，即把本黨團結起來，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兵士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

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以上都是國民黨改組前後，總理的講演詞。這一類的話還有很多，不必詳細列舉，我們就可以歸納成以下的幾點：

(一) 改組的醞釀本來很久，但是總沒有成功。

(二) 改組的原因，是因爲革命總沒有成功，由種種的經驗和教訓，非澈底將黨加嚴組織起來不可。

(三) 組織的程度，不但要能防止反革命派的侵入，還要能裁制反革命派。

(四) 黨的本身不鞏固，黨員便不守命令，各自爲政。將黨組織好了，要使黨同軍隊一般，絕對的服從命令，才能打勝仗。把組織的動機，組織的必要，及理想中所希望的程度，總算說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革命的不能成功，是黨的組織不嚴密的原故。在國民革命的責任上，國民黨的加嚴組織，不但是總理多少年所籌畫主張，也是極迫切的需要。」何況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效驗的可驚，已經有眼前的事實作證據。而實際上所謂組織組織

云者，還不過有其名無其實，假使按理想上的組織現之於實際，效果之可驚，尙不知數倍於此。可見需要迫切的非假，而總理識見的高明，真有非革命名流所能望塵追及的。

反對組織者，一口咬定嚴密組織是共產黨的事，國民黨沒有這個必要。國民黨應重感情的結合，不應當一味繩以紀律。不但把總理所引爲深痛的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一概置之不顧，甚至於把不守紀律人自爲政的現象，也認爲無妨礙。此外還有什麼「我們要建設的組織，不要破壞的組織。」「黨員對於黨，相對的服從就可以了，用不着絕對的服從。」「什麼叫鐵的紀律，什麼人受得了這個紀律！」「不應當造成黨皇帝。皇帝是專制的，是侵犯人的自由的，黨不應當是專制的，不應當侵犯人的自由的。」等類的话，不一而足。我們既然不會脫離國民黨籍，我們既然願作總理的信徒，我們還是引用總理的話作收場吧！

「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甚麼敵人

五次會議聲中想到四次會議

，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我們以後，便要團結一致，都把自己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爲黨爲國同一目標，同一步驟，像這樣做去，才可以成功。政黨中最緊要的事，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要各位黨員能够精神上結合，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如果個人能够犧牲自由，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能有能。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够改造國家。」（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

根據這個原則，所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律問題決議案中，有很肯定的幾句話：

「吾黨夙抱國民革命之宗旨，欲求取得政權，實行三民主義，若無民主集權制之組織及紀律，則必不能勝利。無組織之政黨，等於無政府主義者之俱樂部，決非民衆之先鋒隊，決不能爲民族解放而奮鬥，故亦決其不成爲政黨。」

我們再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結語，寫在下面：

「第一次大會，已於黨員之紀律及訓練加以注意。第二次大會更將此紀律益以森嚴，訓練益以精密。凡爲革命黨人者，不可不忠實誠篤，勇於改過。黨員之間，互相親愛以互相扶助，互相攻錯。蓋不扶助不足以爲親愛，不攻錯，尤不足以爲親愛也。若過而不改，則不能不以鐵的紀律加諸其身。蓋對於黨員姑息，即對於黨爲不忠。」

(三) 國民黨是要提倡和領導民衆運動的。國民黨要提倡和領導民衆運動，由總理遺囑「喚起民

衆共同奮鬥」這句話，就可以見到其正確。有些人或者還不明瞭，我們再拉雜引出總理幾句話：「要教訓羣衆，指導羣衆，或者是教訓指導知識很低的人，最要緊要替他們打算，不好一味拿自己做標準。」（與戴季陶談社會問題）「我們要求中國進步，造成一個極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國家，非用羣力不可。要用羣力，便是在合羣策羣力，大家去奮鬥。不可依賴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作。用孤力去作，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十二年十二月間對黨員講演）「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的，人民今年有什麼要求，我們便要規定一種什麼政綱，如果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我們的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重新去規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很簡單的引了幾句，就可把必要領導民衆運動的真意義顯出。第一要替人民打算，不好一味拿自己作標本。第二非用羣力不能造成三民主義的國家，孤力去作，效果很小很慢。第三是政綱須依人民的要求而規定，並依人

民要求的變更而變更。由此更顯現出兩個很皎然的事實：（一）在黨的方面，爲厚積革命的勢力，鞏固革命的成績起見，必須合羣策羣力，大家去奮鬥。（二）人民方面，確有他的立場，和他切要的要求，不但不可主觀的否認，並且應當尊重採納之。

闡明這個意義的，還有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眈眈欲起而分其餽餘，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卽於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若智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己。」「帝國主義受民族運動之打擊，而有所削弱，則此多數之民衆，卽能因而發展其組織且從而鞏固之，以備繼續鬥爭，此則國民黨能於事實上證明之者。」「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

，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凡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農工民衆尤爲必須。過去民族革命運動之失敗，由於參加限於知識階級，故不能得廣大之基礎，與廣大之勢力。於現在及將來，爲民族革命運動，必須以其意義普及於田間與工廠，且必須使組織於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中。」「所謂良心救國派，所倡導者爲性善，爲自由。陳義不爲不高，然其除惡不勇，其紀律不嚴，一方坐視率獸食人者之猖獗，咨嗟扼腕，而不能制；一方不能組織民衆，既不能以紀律自繩自亦不能以紀律繩人。遂使團體行動，散漫而無力，於此而欲求撥亂致治，亦徒見其幻想而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看了以上的幾段話，民衆運動是不是國民黨必要的主張，和民衆運動的意義是什麼，總不難得到個很明瞭的

認識。不必說中央委員——就是普通黨員也應該讀過總理的講演和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竟會有人（一）以爲民衆運動是共產黨所有的動作，國民黨不應當有。這種見解，完全誤認民衆是個死物，那黨想有，那黨便可以，不但了解國民革命動作的內容，且不了解什麼是國民黨的責任。（二）以爲民衆運動就是運動民衆，甚至於說是煽動民衆。這種見解，既漠視民衆的立場，並且否認民衆有他切己的要求，和視民衆如死物也相差不多。（三）以爲民衆運動是挑撥民衆分散民衆。這種見解，是把民衆的本身，和領導民衆運動的方法，混爲一談。不知，領導方法之正當不正當，和民衆運動的本身，是兩件事。方法錯誤，是可以糾正的，因噎廢食，是革命黨人所不應該的。（四）民衆運動是打擊敵人的一種方法，所以在反動的區域內，可以要民衆運動，國民政府支配下的區域，就無此必要了。這簡直是自畫民衆作工具的口供，藐視民衆的人格，無以復加。爲此說者，一面

却不免罵他人以民衆作工具，陷於矛盾而不自知。（五）恐怕共產黨有機會可藉，所以反對民衆運動。這不但自暴其本人的無識見，且詛咒其黨已經失却擔負國民革命的能力。還以爲獨得之奇，除非別有用心，也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了。我們以爲民衆運動是一種獨立的現象，和運動民衆是兩件事，至於運動方法的錯誤不錯誤，更是另一個問題。固然，民衆運動的本身，不得到外間的助力，也許不在當時發生，或者也許發生的形勢沒有那樣的轟轟烈烈。但是，如果沒有他可以運動的主要原因，僅僅外邊的力量，是不成功的。我們以爲民衆運動是迫於時代的要求才發生的，無論爲着特殊的利益，或爲着公共的利益，根本沒有這類要求，無端的給他，他也感不到什麼興趣，何況自動的運動起來。民衆運動是政治意識覺醒的表現，也是民衆的政治訓練唯一的方法。近幾年來的民衆運動，還可以說有共產黨在內操縱，或者說完全是共產黨的操縱。五四運動，不但沒有

共產黨，就是國民黨也不甚活動。他的起來，在表面看是很突然的，而不久的功夫，響應徧了全國，以至於海外。一什麼人有這樣神奇的煽動力呢？這個運動的根本原因，是在一般青年差不多已經有了國家將要滅亡的認識，醞蓄在心裏，常常的擔憂。藉着一個機會，便一觸即發，不約而同的一齊動作起來。在未發動之前，不但未曾預料得到一個甚樣的結果，並且在中途究竟取什樣的步驟，也是事前所不曾籌畫妥當的。他們却是動作一步，受一步教訓，得一步經驗，迫於切身的利害，所以所得的訓練也特別嚴厲。我們並不是主張大多數的青年，無端的橫受着精神上物質上不可以指數計算的損失，來換取政治運動的訓練。不必說政治運動自有他不能不動與不可遏止的原因，非可以教他無端動便可以無端動。專就政治訓練的本身言，實未嘗有第二個方法所給與印象的深刻有勝於此者，也是一個明皎之事實。

現在很有人以為民衆是沒有知識的，沒有學問

的，最容易受欺騙受利用。所以民衆的利益，在民衆本身是不能主張的，就是主張也必然有許多的毛病而不正當，必須有知識有學問者替他們主張，才是正常的，才沒有毛病。這種議論，如果不加深思，仿佛是很中理的，所以總有一部分人信以為真。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不必說人類——以至於高等動物，維持他們生活的主要條件，不在外面，而在他們故有的非意識的甚靈敏的『良能』(Instinct)，並非是什麼有條有理章節分明的學問。人類的學問，就說發原於良能，也未嘗不可。所以一般民衆，雖然有意思口裏不能圓滿的說出，不能用文字很流暢的寫出，但是怎樣才是適宜的生活，並且應當怎樣度這個生活，都有他們不約而同的共喻。所以憑着良能對於他們生活所得到的了解，絕非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士大夫所能及得上的。士大夫自以為憑他們的知識學問，可以為無知識的民衆作極安全的打算，其實所打算的還不過是以士大夫本身作

出發點，而並不是民衆的要求。我們並不是說凡憑着良能的運動都必然得到安全的結果，我們以爲良能所指示的，大體上是安全的道路，並非書本子的學問所能發見的。至於未必得到圓滿結果，乃是輔助條件的問題，並不是民衆的良能不如士大夫的所謂學問。我們且舉個例：五四運動，是因為國家已到危急之秋，政府又是個賣國的，非國民本身起來主張不可，這時民衆的良能，便指示民衆動作起來，結果使日本不能讓出山東的權利。這是有根據他們所謂學問，精密的籌劃出來的麼？有人問義和團是不是民衆運動？他的舉動何如，結果何如？我們很平心靜氣的批評，義和團的舉動，雖然妄誕，但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反抗運動，基於愛國救國的良能，對於當時需要的動作，並不會錯。可惜那時下層的民衆，雖有很濃厚的民

族思想，而上層知識階級的民族思想，却極淺薄以至於無。民衆運動，失却領導，所以胡亂行之，又加上希圖利用者，乘機作弄以遂其陰謀，致其行動和結果皆不良好，然在瓜分說盛行的當時，中國會有那種救國的運動，却已證明民衆良能，駕乎士大夫學問之上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民衆的良能是很靈敏的，很正確的。不過若是沒有領導，亦難免不亂動作，而不能得良好的結果。所以國民黨一面尊重民衆的要求，一面要負起領導民衆運動的責任，確是極正當而且極必要的主張。以上階級自視儼然者，又焉能見到這個？

五次會議快開了，「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却看五次會議是不是可以糾正四次全會的錯誤。」

第五次會議的前途

(乙子)

中央決議要在七月十五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了。爲什麼要開會議？自然是北伐以後，有許多重要的問題，急待解決；目前潛伏了許多危機，急待救濟。是的，這個會議，不但是中央感覺必要，即一般黨員也是同樣的要求。但是同時又發生了兩個疑問：即1開會時，能否儘量的通過澈底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2開會後，用什麼方法來實行這些方案？

每個黨員，對於黨內的問題，在未經決議以前，是可以自由討論的，——總章第七十四條：「……黨內各問題，各得自由討論……」。況此次會議，關係黨國的問題，是十分重要，如怎樣才可以補救目前的危機；怎樣才可以解決當前的事實；這是無論那一個同志，都應該注意而且必需注意的。所以我毫無隱諱毫無顧忌的把他寫出來，作大家

的參考。

北伐軍到了北京，張作霖出關并且死了，如果這樣就算革命成功，那自然就不生什麼問題的。不過事實告訴我們，不但不是如此，并且適得其反。在張作霖未打倒以前，一切危機，都是潛伏着的。現在敵人消滅了，若不趁早設法救濟，恐醞釀愈久而爆發愈烈，這實在是第五次會議首當注意的。

我們所說的危機是什麼？茲臚列於下：

一，黨的基礎搖動：第四次全體會議，使一般革命同志十分不滿意，是無庸諱言的。而最令人失望的，就是無形中變更了本黨改組以來的基本政策——如打倒帝國主義，民衆運動等。雖然表面上推翻了特別委員會，但腐化勢力日見擴張。陳腐的，荒謬的所謂理論，幫助反動勢力麻醉青年。

中央無強健的幹部，無明確的政策。各地黨部視實力派為轉移；一般黨員失却了中心的信仰。投機腐化分子，隨着軍事政治的進展成正比例；而革命青年，反被誣為準共產而橫受摧殘。不但精神上的團結意志的統一說不到；即形式上的登記亦幾乎辦不通。現在一般革命同志，對黨都已絕望了。這是第五次會議所當補救者一。

二，黨和民衆的分離：本黨原來是有偉大的民衆的。雖然在分共以前，共產黨想操縱把持，但是民衆却祇認識本黨而不認識共產黨。分共以後，正是我們整理民衆運動的最好機會，乃四次會議，竟借口防共，把民衆運動完全停止。一個有名無實的民衆訓練委員會，還是遲疑復遲疑，遷延復遷延，到現在才算成立。但一般民衆怎樣呢？工人仍然是在工廠裏活動着，農民仍然在鄉村裏活動着，城市的商人，學校的學生，也仍然是都在那裏紛紛的活動。黨雖然停止了民衆運動，但民衆並沒有停止，不過更給共黨一些挑撥離間的機會罷。

了。中央的某大部長居然演說：「民衆運動，黨能把動的使他靜，這才是表現黨的力量」。現在的羣衆真是靜了嗎？不過黨和羣衆離隔，高居中央的大部長，自然是不曉得羣衆心理的。以我們所知，自本黨執政以後，多未能使羣衆感受革命的利益，民衆已經漸漸的由懷疑而失望；現在的靜，不過是潛伏下去，並不是好現象，若不設法救濟，恐一旦崩潰，不可收拾。此實本黨的一個生死關鍵，決非我們故作杞人之憂。這是第五次會議所當補救者二。

三，割據局面的形成：自「分治合作」之說興，予割據的人們以強有力的根據；中央之與地方，恰如王室之封建諸侯。不但軍事財政，中央不能過問；即外交與重要行政也人自爲政了——豫陝甘有牠自己的制度。廣東更自由的組織政府，自動的中英親善。對於日本出兵簡直以地方政府的名義提出抗議。不但此也，黨務指導員，也須得封建諸侯的保荐，稍違意旨，便不能到任就職，連黨

也都分割了。形式上的封建集團有四個，實際上還不知多少。這種局面，在北伐以前，還可敷衍，此後若再無辦法，則危機四伏，有觸即發，衝突火併，禍在眉睫；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所以怎樣建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這是第五次會議所當解決者三。

四，帝國主義的進攻：自四次會議決定「和平外交」的方針以後，於是省港方面，單獨進行中英親善了，其結果換了英帝國主義者一個「省港合作的建設計劃」；以熟悉日本外交的黃郛作部長，希圖和日本聯絡感情，其結果換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山東的一場大屠殺，在滿洲方面還增兵不已。我們講「友誼」，而帝國主義者却只知「權利」；我們要「和平」「退讓」，他們偏「強暴」「進攻」；我們要「鎮靜」「忍耐」，他們愈「兇橫」「侵略」。據最近報載：日本在沿膠濟鐵路各縣，還是不斷的大肆屠殺；在濟南商埠，更是掘壕練習戰鬥；并且勾結山東賣國賊張魯泉等組織自治政府。——見六月廿日

第五次會議的前途

申報——又主張將青島作自由市歸國際共管，而正在中英親善熱烈的英帝國主義者亦表示同情。至於滿洲問題，日帝國主義者更視為徹底解決的機會；已經擬定警備兵數，須增至「樸資茅斯條約」所規定之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人，并因山黎朝鮮總督之請，已出兵一旅駐鴨綠江對岸。帝國主義者這樣進逼的消息，陸續不斷的傳來，真使我們的「和平外交」辦不通，到了圖窮而七首見了。所以到現在外交如何應付，的確是一個緊急的問題。這是第五次會議所當解決者四。

以上諸端，皆目前必需解決之重大問題；而欲解決這些問題，必先求國家統一——外交統一，軍事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這是目前最低的要求，也是第五次會議最低的任务。第五次會議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則這次會議毫無意義。但我們假定第五次會議，對這些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那末，這些決議案能否實行，和用什麼力量來實行；這實在是需我們考慮的。

我們環顧目前的政治現狀，不禁使我們聯想到十四年六月的廣東。自總理逝世之後，楊希閔劉震寰等即勾結陳炯明唐繼堯危害廣東，形勢至為危急。六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遂決定了一個嚴重決議案：大致說要整理中國，必從整理廣東入手，而整理廣東，又必先從整理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本黨政治的訓練。此案決議甫五日，便開始攻擊楊劉，不數日而楊劉打倒，各項統一計畫，逐漸實行，而廣東統一。我們狠希望現在沒有楊劉那樣的人，不過如吳稚暉所說：「取消總司令總指揮一律請他們到中央作軍事委員」，以及其他關於統一的種種問題，果可以仿照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嗎？如果「名流」「老同志」們有這樣的威嚴，有這樣的信用，那是我們十二分馨香禱祝的；如果萬一不能，待怎樣辦呢？

我們是不信「政治可以用感情解決的」，「名流

「老同志」們說什麼「分治合作」，是可以利用的；若說什麼軍事統一……恐怕就有人對不起了，所以恐怕也不能說。更或者有人說：誰不服從中央的議決，我們可以用武力來解決；但是我們更不迷信「武力統一」，因為這是段祺瑞與佩孚屢次試驗失敗的。我們認為可以統一中國的，只有「民主勢力」，固然有時必須用武力，但武力只可為民主勢力之後盾；這是總理在北上宣言中明白告訴我們的：

「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

「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

以上二者，爲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

廣東當時之統一，愈可使我們了解總理的遺訓。蓋當時統一廣東者，實非全恃黨軍之力，所恃以爲黨軍之後盾者，實有一偉大強固的國民黨，及風靡全省之民衆運動。以故經過許多的變亂和危險，而反革命的軍隊，終能次第掃除。

現在呢？「黨在那裏」？「黨的力量在那裏」？軍事和政治，早已不受黨的指揮了。各地黨部，成了軍隊的附屬品，中央能指揮者究竟有若干。革命的黨員，大半爲腐化分子所排斥，對於中央懷疑而失望。故就形式方面說：中央有黨，地方也有黨；就實質方面說：地方無黨，中央也無黨。假若不幸地方和中央對抗起來，地方的黨部，果能一致擁護中央嗎？這實在是一個疑問。所以黨的力量薄弱，紛歧散漫，是無庸諱言的。

在民衆方面，民衆運動久已停止，黨既失却了領導民衆的機能，民衆對於黨，自然也沒有認識。

況乎中央政治與地方政治，均不能予人民以利益，在民衆眼裏，幾乎沒什麼區別。姑就北京現在情形而論，戰委會每日祇是接見官僚，多至數百，國民黨員，不能活動，而所認爲國民黨者，大半都是奉系時執行重要事務之人。中外報紙評判，也都認當政者只知委任徵收官吏，絕鮮革命精神，而真實民黨，反受排擠，足證無建設誠意。戰委會是代表中央的，而政治施設如此，中央和地方，誰好誰歹，真使老百姓眼花撩亂，無從辨別。所以欲使民衆擁護中央，統一地方，恐怕他們不願意來管這些閑事罷！再就軍隊說：現在的軍隊，擴充到將近二百萬，真正的黨軍在那裏？即就以前在廣東的黨軍而言，出發已近二載，疆場犧牲者過半；新補士兵，政治訓練亦遠遜從前；孰是黨軍孰非黨軍，現在也很難斷定了。假如中央有時用以肅清反側，軍隊平素，既缺乏黨的認識和政治的訓練；

則臨時動兵，爲何而戰？曲直是非，恐亦不能了解。若僅恃縱橫捭闔之術，聯甲制乙，聯乙制丙，則以暴易暴，循環混戰，終無已時。就現在的局而說，國家統一，誠爲吾人所要求，而用什麼力

量來統一，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所以我們不。但要求國家統一，我們更首先要建設統一國家的力量。

黨基旬刊

第二期目錄

時事述評.....健飛

(一)張作霖被炸 (二)白崇禧北伐 (三)李濟琛

電請胡漢民回粵主政 (四)蔣總司令辭職 (五)國

民會議問題

告王正廷.....苑明

無政府主義者與軍閥.....紺羽

今後軍隊中政治工作.....贊育

黨內小組織之成因及其危險.....漢文

麵包，怎樣略取呢.....紺羽

中央駁斥許崇智鄒魯等『留別西美同志書』(特載)

短評

青年呼聲第七期目錄

要求汪精衛同志回國.....毅

我們沒有看見北京的黨.....荆

對於國府對內對外宣言的失望.....一

第三黨的真相和牠的命運.....流

張作霖出關以後我們應該怎樣努力.....厲

掃射.....涼

讀者論壇

鞏固我們的防禦戰線.....北

通信處上海望志路順昌里二十四號

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第五次會議可以恢復本黨的精神麼？

尤支

(一)

在本黨勢力突進，民衆都抱着無限的期望的時候，共產黨要拆斷本黨和民衆的聯絡，顛覆本黨的基础——民衆，於是諄諄的對民衆說道，『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要民衆自由行動，要民衆不知不覺的受他們的發縱指使，自由暴動。這是共產黨的反間計。

不久，共產黨大體肅清了，無政府黨和各色的腐化分子還在潛伏着。他們也不約而同的想破壞本黨。他們的手段便是反對『形式的組織，尤其是反對嚴密的組織；換句話說，就是反對黨的力量超過個人的力量的原則。黨的組織消滅了，黨的力量無從存在了，然後他們可以浪蕩逍遙，『來往無牽掛。』這是無政府黨和各色的腐化分子的陰謀。

第五次會議可以恢復本黨的精神麼

以上兩種方式縱然不同，但是結論都是，消滅黨的力量。他們的立場縱然不同，但是都是，站在本黨之外，設法破壞本黨。不幸，少數本黨同志也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的受了他們的暗示或傳染——縱然他們不承認——『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他們以爲組織嚴密是共產黨故意遺留的贓物，不是本黨的本色；他們眼見得共產黨曾經誘惑一部分民衆——不，暴徒——搗亂，不由的懷疑一般的民衆；他們更感覺到民衆的力量偉大，民衆的力量可怕，於是誤以爲制止可以『相安』。這樣忘掉民衆是本黨的基础，結果已使黨的力量根本動搖。

(二)

革命是對舊勢力作戰，是一種鬥爭。鬥爭的兵器，至少要有組織和紀律。第一，總理告訴我

們：「各自爲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是不能成功的；因爲，一盤散沙似的民衆，根本上沒有力量之可言。第二，爲偶然的一時的憤激的感情作用所促成的集合，實際等於「烏合」，他的力量當然也很薄弱。惟有主義有組織的黨，方能有偉大的力量。

如果承認組織的必要，當然不會不承認組織嚴密的必要，因爲散漫的組織等於無組織。組織嚴密之後，步伐亦能整齊，進退亦能一致，敵人才無隙可乘。而且，對主義有了深切明確的認識，然後方能定出適當的政策和應時的策略，然後方能巧妙的運用這些政策和策略，然後才不至於到事出倉猝的時候，手忙腳亂，頭昏眼花。

(三)

主義是什麼？主義不是茫無涯涘的懸想，也不是空中樓閣的理論，她實在要代表某種時代的被壓迫民衆的普遍的一致的要求。這普遍的一致的要求以外，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是否還可以有第二

個普遍的一致的要求呢？當然不能。那麼，從組織上說，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除却代表被壓迫民衆的普遍的一致的要求的政治的組織——黨之外，是否還有第二個組織的必要和可能呢？當然更不能。根據這兩種原則，在國民革命的進程中，革命的領導權一定要屬於本黨。

在戰爭期間，軍隊——尤其是龐大而複雜的軍隊，號令指揮統一，然後才能殺敵致果；在革命期間，領導權必須統一於一黨，然後步調才能整齊，策劃方能一貫，指揮才能敏捷而靈活。所以，更進一步，要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反革命派破壞本黨的領導權，不革命派妨礙本黨的領導權，這自然在攘斥排擊之列，就是貌似革命，而實際客觀的條件尚未具備，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不能切合實際的任何政治的組織，都要一律肅清。革命的力量要團結，更要集中；反轉來說，不集中也不能充分表現她的力量。總之，同時同地決不容兩個或更多的革命黨的「共存共榮」；不然，革命

的前途只有失敗。所以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四)

十三年改組以後，漸漸感到黨的專政的必要，並且努力向這方面去作，雖然『事與願違』的地方還很多，但是，眼前這一點成績——如果算是成績——正是黨的力量微乎其微的一點表現。站在黨外或潛伏在黨內的少數分子，縱然大驚小怪的不滿意甚至攻訐黨的專政，以為妨害『天賦』他們的自由，其實，就最近的過去和現在觀察，我們距離黨的專政，還不知有十萬八千里——他們縱然很憤慨的斷定眼前種種政治的不良現象完全基於以黨專政的根本錯誤，然而據我們分析攷查的結果，放大膽的說一句：如果真作到以黨專政，至少這種種的不良現象也不會發生。

我們相信，『世界上沒有不受監督而能不濫用職權的政府』，我們更相信黨的基礎是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所以，政府一定要在黨的指導監督之下。

第五次會議可以恢復本黨的精神麼

政府如果離開了黨，便會不知不覺的腐化或惡化，便不能獲得廣大的民衆的了解和擁護。個人如果離開了黨，或遮蔽了黨，無論他的自由的浪漫的行動要造成無所底止的危險，就是微倖成功，也只是個人的成功。個人的成功反證黨的失敗，並反證這個成功不是民衆所期望，而是和他們利害相反的。

黨所代表的是民衆。黨的主義和政策是由民衆的意識和要求決定的。黨的無上的權威也是以廣大的民衆為後盾。所以，無論內政外交，政府惟有在黨的指導監督之下，才有偉大的力量，精妙的策劃，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而不至於單調的發揮個人的聰明才力——假定他真有聰明才力——終不免力竭聲嘶，臍絕脰裂。

(五)

『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三民主義的精神，惟有從牠發生的背景可以參透。但是現在有以共產主義釋三民主義的，有以無政府主義釋三民

主義的，也有以堯禹舜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釋三民主義的，直如以老釋佛，以儒釋道，結果把老佛釋道都弄得一塌糊塗，真面目反被掩却。這種現象已形成主義的混淆。

組織是隨時進化的。組織的改進便是黨的力量量的提高。但是現在竟有人反對組織的嚴密，一心要把黨恢復到他們所謂『精神結合』，『道義結合』。於是，『去者不追，來者不拒』，『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本黨不啻一個『起伏老店』，任憑『往來客商』的『尊便』了。這種現象又形成組織的散漫。

主義混淆，組織散漫，黨的本身已經模稜不安，當然更無暇且無力指導監督政府了。於是，等而下之，政府翻轉來支配黨，軍隊支配政府，個人

支配軍隊，結論便是：個人支配黨。又因為黨所代表的是民衆，所以也可以說是：個人支配民衆。一個人能够支配許多個人——民衆嗎？許多個人都肯受一個人的支配嗎？結果，只有個人勢力的崩潰和革命民衆的奮起。

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說過：『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這是十三年改組的意義，也是醫治目前黨國這樣疑難大症的救急良方。第五次會議，可以依循這個原則，挽救本黨改組精神的失墜麼？可以剷除那些破壞本黨主義政策與組織的惡勢力嗎？

國民黨與小資產階級

觀復

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在去年已算得到一個相當的解決，我的解決，並不是專靠我個人的意見，實在是根據很多的材料——本黨的重要宣言和決議案以及同志中個人的論文。所以我覺得既不是我個人的見解，也就沒有再寫出和大家商榷的必要。

最近陳公博先生重刊他去年所著的「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一書，主張國民黨是代表農民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因此這個問題，又頗惹起一時的爭論。而可以代表反對陳公博先生之主張者，爲彭學沛先生在中央日報上所發表的論文。他兩人的意見，我相信不僅是代表個人，的確是代表一部分人的。這個問題，是本黨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我很盼望同志們注意，要得到一個共同的了解。因此便將我個人關於此問題所搜集的材料和我個人的意見，貢獻出來作大家的參考。

國民黨與小資產階級

我想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分作五項來討論：

- 一，什麼是階級？
 - 二，什麼是小資產階級？
 - 三，爲什麼要劃分階級？
 - 四，中國的社會現狀能否劃分階級？
 - 五，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否需要劃分階級？
- (1) 什麼是階級？關於這個問題，我是贊成顧孟餘先生的主張的，他去年七月間發表一篇論文，題爲「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他這篇論文中，關於這一點的主張，我認爲很正確，不過當時因爲武漢交通斷絕，當然有許多同志還沒有看見，所以我不惜篇幅，將他的全文附錄如後，以作同志們討論全部問題的資料。現在我先將他關於本問題的大意摘述如下：

他認為「社會裏有兩種現象：一是「職業社會」，一是「階級社會」；一個社會要生存，要進化，他的分子必須分工，便造成不同的職業，這就叫做「職業社會」。其後因為經濟利害不同，可以變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漸漸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顯然劃分了，便可叫做「階級社會」。中國社會，大體講起來，是「職業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職業與階級的區別，實在是很關重要，士農工商，是職業不是階級。現在有許多人把中國舊有的職業名詞與舶來品的階級名詞，混雜并用，或利用職業的區別來硬分化階級；或避免階級的分化連職業的區別也不要：——如有人說黨部內分農，工，商等部便是階級作用，其結果是陷於一樣的謬誤。

(2) 什麼是小資產階級？關於本問題，汪精衛先生在去年有一篇論文「所謂小資產階級」。此文為他最近演說集所不載，故亦將全文附錄於後，以作參考。

他最要的意思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

並沒有截然對壘的意味，所謂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中商人，在學理上雖然可以區別，在實際則界限難定。所以「小資產階級」的名詞，在六月間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不用，用「工商業者」的名詞，期於給一般人以正確的觀念。」

「小資產階級」，本是馬克斯派的名詞，所以他的定義，亦當然要從馬克斯派的解釋。共產國際黨綱中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一節，內分資產階級與地主，技術的知識分子，農民，窮農，城市小資產階級等。所謂城市小資產階級，係指手工工業者，小商人而言。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除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之外，大半還是停頓在小農業和手工業自足的經濟制度之下；在商業方面，也還沒有大資本家，所以總理說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區別。即共產黨的陳獨秀亦說「小資產階級的中國」。那末，可以說中國現在只有小資產階級，并無大資產階級，既沒有大資產

階級，又何從區別所謂小資產階級呢？

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商民運動決議案第一項：『對於商民運動之對象，應就經濟關係分析商民爲兩種：其一爲與帝國主義立於共同利害之地位者；其一爲與帝國主義立於利害相反之地位者。』本黨對於前一種反革命之商人，當揭舉其勾結帝國主義之事實，以引起其他革命商人之監視；而對於後一種革命的商人，則當以特殊利害向之宣傳，更扶助其組織，使之參加國民革命。』是本黨對於商人，亦只以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係爲區分，並不別其爲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也。

突擊第一期有愚公者，作『什麼是小資產階級』一文，內云：『荒唐而武斷的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竟將小資產階級，解釋爲工商業者。』其實當時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是以『小資產階級』的名詞不妥當而不用，而決定用『工商業者』的名詞，并非把小資產階級解釋爲工商業者，愚公未免以耳代目罷！他又把小資產階級，分析爲工業上的手工業者

，農業上的小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商業的小商人，這樣分析階級的方法，不特不是國民黨的理論，并且也不是馬克斯派的理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名詞，怎樣來的，馬克斯怎樣用法，馬克斯以後的人怎樣用法，請你問問明白再講話罷！

(3)爲什麼要劃分階級？劃分階級，是共產黨必要的方法，因爲共產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共產黨的唯一策略，便是階級爭鬥。但社會階級不分化，階級爭鬥便無從着手，所以必須先將社會階級分開，以引起社會羣衆的階級意識，使之互相仇視，然後才能造成階級爭鬥的力量。故劃分階級，他的作用在促進無產階級的自覺，其目的在實現階級爭鬥。一方面劃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爲兩大營壘，以激動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一方面又劃出許多『中間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等，運用種種策略，以供無產階級之利用，或犧牲，而使之消滅。共產黨是絕對的階級論者，所以分析階級，就是中國共產黨初級的課程，他們

雖明知中國的社會階級還沒有形成，但無論如何，總是不敢違背他的教義。

(4) 中國的社會現狀能否劃分階級？總理說

「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戰爭。」又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在中國這種事實是甚麼呢？就是大家所受的貧窮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這就是說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產業革命後的產物，中國現在並沒有經過產業革命，當然還沒有什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野。即共產黨的陳獨秀亦曾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內說：「無產階級客觀的力量是隨着資產階級之發達而發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然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更是不用說了。」又說「我們應該知道，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工人自己階級的單

純經濟爭鬥，沒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大部分產業管理權，不在外人手裏便在軍閥手裏，工人經濟爭鬥之對象，不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便是軍閥。所以經濟爭鬥稍稍劇烈一點，便是一個政治爭鬥。我們更應該知道：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爭鬥，只是一般的政治爭鬥，即全國各階級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爭鬥，不是工人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因為掌握政權者直接是軍閥，間接的是帝國主義，不是本國的資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兩大營壘的可能，即共產黨也是承認的，那末，更何從劃分小資產階級呢？但是共產黨總想在國民革命過程中造成階級的對立，以達他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慾望。那知道階級社會是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之下方能形成，絕不是用主觀的力量可以強造的。共產黨硬要將中國社會分析為若干階級，故其結果不能使他成為兩大階級的爭鬥，只有造成各階級的混戰。這便是共產黨的失敗，也就是他在中國造的罪惡。

(5) 三民主義的革命是否需要劃分階級？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其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之欲使中國永為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國民革命的對象，即帝國主義，而革命的責任，要被壓迫的民衆共同負擔，他的利益也要被壓迫的民衆共同享受。故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即明白標出：「……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以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衆，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故民族解放之爭鬥，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又「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又「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內

國民黨與小資產階級

：更痛切指出帝國主義之工具——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實為摧殘農工商之利器，故必打倒。又商民運動決議案第八項：「對於商民運動與農工運動之關係……處處須以國民大多數利益為前提，須以為被壓迫的民衆而革命為目的，以防止兩方衝突之發生。」又關於宣傳決議案第七項：「各個羣衆，雖說因為社會地位的不同而異其需要，但是他們要求國民革命的實現，確是一致的。中國解放和統一，是大多數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數的民衆，就是國民革命的基礎。」這些例證，不暇枚舉，即此已可證明：國民革命的敵人，對外是帝國主義，對內是帝國主義之工具——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革命的責任，一則曰「多數民衆」，再則曰「一般平民」「被壓迫的民衆。」是國民革命，非某某階級對於某一階級的革命，至為明瞭，既非階級革命，則劃分階級，有什麼作用呢？就以上各點觀之，則在中國國民革命中來劃分階級，無論在事實上理論上均無意義。因為國民

革命，是多數被壓迫民衆的事，不是任何階級的事。至於農民工人，他們受的壓迫最深，人數亦最衆，本黨自應特別注重，以造成革命的中心勢力，所以本黨於「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又有一個「扶助農工」的口號。陳公博同志爲防止國民革命成爲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有「本黨代表小資產階級及農民工人」的主張，用意雖善，但措辭殊覺欠當。至於有人說「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這樣的籠統話，我們實在也不敢贊同；因爲本黨歷次宣言及決議案中，已屢屢明白指出：「多數民衆」「一般平民」「被壓迫的民衆」，可見還有「少數人」「特殊

階級」及「壓迫民衆的人」，是站在國民革命以外，而成爲革命的對象的。所以我們雖不甚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名辭爲然，但實在更不願無形中替財閥土豪來講話，給反動派借本黨作掩護的口實。說本黨不代表資產階級，固然是無的放矢；而必須說本黨也代表資產階級，更是畫蛇添足。因爲我們根本主張：就是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事實上不能劃分階級，理論亦無需劃分階級。我是要在中國社會階級尙未形成的現狀之下，來完成國民革命以消滅階級；不是利用國民革命的機會，來造成階級以圖發展社會革命的。

附件(一)

顧孟餘先生的「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

(1) 正確的認識與策略上的宣傳。

我們的根本意見，以爲革命的興起與成功，是需要兩個要素的：第一個要素是人們的革命

意志，第二個是客觀的條件。我們有了革命的意志，又認識了客觀的條件，便可以找出一條革命的道路來。我們的宣傳，雖然要他有

鼓動的作用，但是宣傳也必須根據正確的認識。如果祇圖鼓動風潮，不惜顛倒事實，牽強附會，雖然一時或者可以有多少的效用，終久是要鑄成大錯的。我們固然承認，人的認識，也多少是受意志的影響的。然而我們同時要知道，革命者若是全憑主觀的好惡，造成他的認識，不但說不通，並且行不動。認識的錯誤，早晚要在行動上暴露出來。因一時策略上的便利而造成錯誤的認識，又根據這錯誤的認識而作機械的宣傳，這是革命進行中很危險的事，而為我們所必須糾正的。我們必要分別正確的認識與策略上的宣傳，不可使策略上的宣傳阻礙正確的認識。

(2) 什麼不是「階級」？

什麼是「階級」？在未解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指明什麼不是階級：

(一) 階級不是職業，階級與職業不可相混。如農工商是職業，不是階級。

(二) 階級不是指貧富而言，也不是指所得多寡而言。譬如獨立的小商人，其所得或不及有技術的，屬於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

(3) 什麼是「階級」？

一個社會要生存，要進步，社會中的份子，必須分工。不分工，不會有文化。分工分業便成不同的職業。一個分工分業的社會，可以叫做「職業社會」。「職業社會」中的份子，是分工合作的。自然，一個分工分業的社會裏，因為經濟制度的關係，各部分人的經濟利害，不盡相同。因為經濟的利害不同，所以影響到社會地位，思想，見解等等，也都不同。這便形成了「社會階級」。有時，這經濟利害不同的程度，可以變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如果這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普遍了，大多數的人或是剝削的或是被剝削的，剝削的人與被剝削的人顯然劃分了，此種社會，便可叫做「階級社會」。中國的社會，大體

講起來，是「職業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中國社會雖然有很不公平的現象，這不公平的現象，却不是由「階級」而來，換一句話說，並不是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之下，天然要產生這些不公平的現象。中國的，與近代工業相伴的社會階級，現在正在形成。已有的社會階級，其利害雖有不同，却決不是絕對衝突的。

共產黨的錯誤，便是以為任何社會都是「階級社會」，以為社會是階級構成的。他們是絕對的階級論者，而他們的根本的錯誤，也正在此。我們固然也承認社會中有階級，但是我們不能忽略構成社會的其他事實，如民族，國家，等等。這便是三民主義信徒與共產黨的分歧點，這也是共產黨絕對不能誠心服從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理由。

其實「階級社會」，在事實上是存在的。一國大多數的人是農民，而農民却很難歸納

到一個階級裏去。我們知道，農民是絕對階級論者最難應付的一個對象，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策略上。馬克斯曾說：

「玻拿巴特（拿破崙第三）是代表法國社會中最大多數人的階級的，他是代表小農的」。

後來他却又疑惑起來，說小農不是一個階級，有時却又是一個階級。他這樣說：

「如果幾百萬的家族（小農），處於相同的經濟的生存條件之下，而這個生存條件，使他們的生活狀況，利益，教育，與其他階級的生活狀況，利益，教育離開，並且成了對敵的狀態，此時，他們便成了一個階級。」

「如果小農之間，只有一種地方上的關係。如果他們雖有同樣的利益，而這同樣的利益不能在他們中間產生國民的聯合與政治的組織，他們便不能成一個階級。」

「因此，他們不能自己要求他們的階級的利

益。他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有別人去代表。因此他們贊成玻拿巴特。」

我們於此看見馬克斯的困難了。馬克斯的意思，是想撰出一個「實在的階級」及「潛伏的階級」的區別，以解釋農民的階級性。但這是不可能的。農民的性質，決不能依照無產階級的例，用來構成一個「農民階級」，決不能用作「階級」的特徵。

(4)階級的種類與中國的階級

「階級」，有一定範圍，一定性質。俄國共產黨和他的學生中國共產黨，把所得的多寡，當作階級的標準，這是很大的錯誤。他們以為可以利用貧富的區別去分化社會，利用貧者的嫉妬與憎恨的心理去改造社會制度，去推翻舊的經濟制度而建設新的經濟制度，這真是癡人的妄想。他們依據這種「理論」，把一切流氓地痞，失業的無業的遊民都聯合起來，向着生產者鬥爭，這不但合於國民黨的民生

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

主義，並且也不合於馬克斯主義。我們要知道，所得的多寡，絕對不是階級的標準。共產黨以為鄉村的小農與富農的利害是衝突的，城市的小農與業主的利害是衝突的，所以鄉村的小農與城市的無產階級的利益是相同的。

這是莫大的錯誤。還有些人以為小資本家與大資本家的利害也是衝突的。小資本家反對財務資本，猶之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本。這些都是外謬的計算。其實，小資本家是時時想作大資本家的，小農是時時想作富農的。

嚴格的講，階級的種類，祇有(一)封建階級與其對待的農奴(這是中古的)，(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是近代的)。無論由政治上看還是由經濟上看，中國現在絕沒有封建階級。軍閥割據的局面下，雖然有徵發招兵苛稅等等的現象，這却不能說是真正的封建制度的復活。封建制度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的基礎，現在已不存在。中國沒有農奴，中國

的農民沒有守田的義務，沒有強迫的力役，所以中國沒有封建制度。中國的農民問題，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另有他的特別性質，此地不能詳述。此地先要辯明的，是：中國的農民問題與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決不能在打倒封建制度的口號之下解決的。

資產階級與他的對手無產階級，全是近代工業國家的產物。資產階級，成立於城市發達以後，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家與企業家是併於一人的，所以資本家在社會上是有貢獻的，到了資本主義的全盛時期，因技術的集中，股分有限公司，股票，債券，銀行，交易所種種的制度興起，「佔有」與「經營」分離，財產權由具體的變為抽象的，然後資本家成了純粹的資本家。於是資本家對於社會無所貢獻，變成了寄生蟲。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未發達到這個程度。中國現在的經濟，大體講起來，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商埠的買

辦階級，只是代表與帝國主義結托的商艾資本，決不能用來說明中國經濟程度與階級分化。

「無產階級」是指產業工人而言。手工業者，與其稱為無產階級，甯可歸之於小資產階級，因為手工業者經濟基礎，社會地位與其思想見解，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無技術的工人，如抬土，起重之類，俗語謂之「小工」或「苦力」的，也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失業的無業的遊民更不是無產階級。階級的標準，不是貧富，不是所得的豐吝，上文已經說過了。

中國大部分的人民，是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農，智識分子與自由職業者，這可以總稱之謂「市民階級」——用一個通行的然而容易起誤會的名詞——小資產階級。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可以知道，共產黨所試驗的以失業的無業的遊民向市民階級的大進攻，不但是毫無目的的毫無意義的舉動，並且決不

是馬克斯主義中所稱的階級鬥爭。這種進攻，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打倒了市民階級，便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嗎？我們可以推想得到，我們如果讓共產黨試驗下去，他們後來唯一的方法，就是實行恐怖主義。共產黨如願在中國奪取政權，維持政權，除了以恐怖手段壓制市民階級的必然反抗以外，決沒有第二個辦法。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其內容不過如此。

共產黨曾提出工人農民及市民階級聯合戰綫的話，我們要知道，這聯合戰綫，惟有國民黨才可以建築起來，才可以維持得住。惟有國民黨的農工政策，才能得到真正農工的同情，才能同時不危害市民階級的利益，共產黨只是挾制工人壓迫農民而摧殘市民階級，那裏有什麼聯合戰綫可說？

(5) 結論

依據上面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關於「階級基礎」問題的結論。

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

我們雖然承認社會階級的一個事實，却不能忽視其他的構成社會而轉移社會的要素。共產黨把社會只看成階級，說社會裏只有階級。他們不能或不願了解社會存在的條件。一個社會沒有同心力，沒有中心的思想與共同的信仰是不能存在的，只有階級鬥爭的社會，根本上就不能成一個社會，事實上決沒有這樣的社會。共產黨的絕對社會階級論，原來是應煽動的需要而杜撰的：必說社會裏只有兩個階級相對，一個壓迫的，一個被壓迫的，然後容易激動人的感情與義憤；必說社會裏除去壓迫與被壓迫之外沒有別的事情，然後可以集中人的意志。這便是「策略上的宣傳」，因策略上的便利而杜撰的所謂「理論」。國民黨的任務是領導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根據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不必有階級的基礎，并且不能有階級的基礎。構成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階級，雖然我們并

不否認階級的存在。我們雖然承認中國社會中各類的人有一部份不同的要求，我們却不能因此忽視或抹殺他們共同的一致的要求。我們雖然承認農民，工人及一般市民是國民黨的革命隊伍，我們却不能說國民黨只是代表農民的

附件(一)

汪精衛先生的「所謂小資產階級」

今年六月間政治委員會，於制定保護工商業者之條例時，討論「小資產階級」的名詞，其結果決定不用，用「工商業者」的名詞，期於給一般人以正確的觀念。政治委員會如此決定，是根據於建國方略的。試舉原文於左：

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事物之可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

工人及一般市民的。階級的存在，值得我們研究時的參考，但是國民黨的意志，并不向着階級，國民黨的眼光，並不望着階級。國民黨工作的對象，是「民族」「民權」「民生」。民族民權民生，不是任何階級的事。

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中國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行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須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

所謂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經列舉出來，試檢對內政策第十五條原文如左：

企業之有獨佔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

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再檢宣言中關於民生主義之解釋，其中原文一段如左：

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以上解釋，何等明白，所以本黨節制資本之要旨，除（一）有獨占的性質，（二）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外，一切工商業，都可委諸個人爲之，由國家加以獎勵，與以保護，給以種種便利，以謀其發達，何嘗祇有其容許「小資產階級」之說。

「小資產階級」這個名詞，普通講起來，並不和其他資產階級，有截然對壘的意味。自從共產黨在中國宣傳，說什麼國民革命，是農民

所謂小資產階級

工人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又說什麼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國民革命，於是「小資產階級」的聲浪始甚囂塵上。其實所謂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小商人，在學理上雖然可以區別，在實際上則界限難定。只是共產黨欲利用這些名詞搗鬼，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個「大」字或「中」字，便有戴綠帽子遊街的資格，其敲詐勒索已遂的，便還他一個「小」字，留未榨盡的牛乳，以便將來再榨。

我在五月杪的時候，據第四軍政治部的報告，說「咸甯縣黨部的宣傳一有五十塊錢以上的便是大資產階級，應該打倒。」我那時候，問他道：「鄉間所養的耕牛，儘有值五十塊錢以上的，然則應該將耕牛打倒了。」我那時候，切齒痛恨，已下了裁制共產黨徒宣傳的決心。

這一回到南昌去，却有一件極相映成趣的事

情。聽得說，先前曾捉到一個當舖老板，是共產黨。我想一個當舖老板是共產黨，和一隻耕牛是大資產階級，同樣新奇。

如今聽得說，兩湖的情形，翻過來了，流氓地痞作地主富家翁的風頭已過，輪到地主富翁去壓迫窮人，動不動說他是共產黨了。那麼凡是壓迫窮人的地主富家翁，都應該打倒，不管他是大資產階級，抑是小資產階級。

總而言之，我們要依據節制資本之要旨，建設國家資本，同時保護私人資本，使之於一定範圍內，發達存在。此於國家興盛，社會繁榮，以及個人間的家給人足，都有關係，不容忽視的。至於恃其有錢有勢，交結貪官污吏，驕兵悍將以魚肉平民的，應該打倒，應該打倒使之不能復起，不然，便不必說革命了。

美國務秘書克羅格非戰條約的提議

(桑士)

帝國主義者的虛偽狡猾，口是心非，又有一個很好的例證！

幾個月以來，法外長布利昂(Bruno)想種種方法要和美國訂定一個非戰條約。這是爲什麼？

歐戰的結果，英國雖然達到牠的目的——把牠的工商業與海軍的競爭者德國打倒——却是無意中造成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法國現在是歐洲大陸上最強的國，這是拿破崙第一以來未有的事。

牠現在有歐洲最大的陸軍，此外還支配着波蘭，捷克斯羅維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各國的陸軍。牠的殖民地的有色人種的軍隊，也幾乎是無限制的。牠從前因爲缺乏煤鐵，不能有大規模的工業，自從歐戰後得到德國的煤鐵，牠在物質的發展上更無所限制。牠本國的原料很充足，戰時不怕外國的封鎖。

英國幾百年來的政策，是防止歐洲大陸上某一國的霸權。英國的安全，是建築在歐洲大陸各國的均勢之上的。各國互相抵制，英國乃可高枕而臥。拿破崙第一的法國，威廉第二的德國，因爲稱雄大陸，所以英國非摧毀牠不可。拿破崙戰後，英國的勝利是完全的，歐戰後，英國的勝利却不是完全的，因爲海權受美國的威脅，大陸的均勢被法國壓倒了。

英國對美國的海權競爭，雖然一時無能爲力，處處和美國妥協，對美國讓步，然而對法國的強盛，則認爲肘腋之患。按照英國幾百年來的傳統政策，是決不能讓法國長此下去，稱雄於歐洲大陸的。因此，英法的對抗，又返乎歷史上的故態。法國爲對抗英國計，在歐戰後和議時，已想親近美國。法美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在現代國際利

害上，頗有可以親近的理由。在歷史上，法美兩國，都是和英國利害衝突的。美國的獨立，是受了法國的幫助。美國整個的歷史是一個對英鬥爭的歷史。現在地理上，法美兩國，沒有版圖問題的衝突。兩國的帝國主義，因為性質不同，所以沒有競爭的地方。法國的帝國主義，大體講來，是武力的帝國主義，而美國的帝國主義，則大體上是經濟的帝國主義。法國支配着東歐中歐各國，而美國則支配着中美南美各國。法美兩國，利害上既是沒有衝突，所以法帝國主義者早已想親近美國以抵制英國。華盛頓會議時，法國的代表是當時的國務總理布利昂，這是對美格外得客氣，因為到會的各國沒有派遣國務總理的。會期之前，法國並且先派歐戰著名的福煦將軍到美國各處聯絡感情。布利昂到美後，就秘密向美國提議具體的抵制英國的辦法。祇是當時英國極力遷就美國，英美合作之勢已成，法國親美的計畫，遂歸失敗。這次又是布利昂的提議。他的意思是想單獨

和美國訂立一個非戰條約，以分離英美。不幸，美國不肯，却提議一個各國的非戰條約，同時向英、法、德、意、日，各國提議。非戰條約草案第一條，是：訂約各國家聲明『反對用戰爭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且聲明『無論牠們之間的任何爭端糾紛的解決，永遠不用和平以外的方法』。這個提議傳到法國之後，法國報紙（自然是和政府有關的）大肆反對。法國政府把美國提出的條約草案，大大的修改一過，加上了許多條件，限制，保留等等。大意是說，這個非戰條約，不能限制簽約國家的自衛戰爭，並且不能更改以後簽約國家在他種國際協定上所承認的權利義務。我們要知道，歐洲大陸各國的關係，自歐戰以後，更形複雜，彼此衝突，較歐戰以前更多。尤其法國和中歐東歐各小國聯盟，一方面抵制蘇聯，一方面防備德國；英法的競爭，法意的互鬥，巴爾幹的紛亂等等，都是帶危險性的，隨時可以爆裂的問題，歐戰之後，凡爾賽條約，不但沒有把歐洲各國間錯綜複雜的

問題解決，而戰勝的帝國主義者，更運用十分陰謀貪狠的手段，把歐洲的各民族，操縱割裂，造成一個相互戒備相互疑忌的世界。因此，政治的經濟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現在歐洲的和平，不是自然的，是一個用武力鎮壓的和平。各國政府表面上的，雖然提倡和平，骨子裏却都在那裏積極準備戰爭。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且明目張膽的預言下次戰爭。法國這次想和美國單獨訂定非戰條約，原來也是歐洲各帝國主義者縱橫捭闔的一種手段。却想不到美國的利益另有所在，不上法國的當，因而法國大失所望，另外提出一個非戰條約草案，把非戰的原意完全推翻。據巴黎的可靠消息，法國這個修改的草案，是想使美國不滿意，因而把此事擱淺。換言之，爲在歐戰爭而與美訂立非戰條約是法國的意思，爲和平而與美訂立非戰條約，便不是法國的意思了。帝國主義者所謂和平，本是如此！然而這也可以給中國那些夢想帝國主義者可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人或是迷信國際聯盟的人一個教訓了。

美國務務克羅格非戰條約的提議

。至於美國所以有此次的提議，也自有美國的利害關係，決不是那些受了美國宣傳的麻醉高喊『美國精神』(American Spirit)的中國留美學生所能夢想到的。簡單的說，美國現在是世界的債權人，歐洲各國的經濟政治的恢復，差不多完全要仰仗美國的金錢。美國對於歐洲各國政府和公司的債權，不但數目很大，並且清償還遙遙無期。隨便舉個例說，英國政府對美的債務，要六十二年才能還清。法國政府對美債務清償的年限，也是六十二年(本金約四十萬萬元連利息約八十萬萬元)。榨取德國人民的道威斯計畫，也是要美國借款維持的。這個計畫，根本是一個滑稽，是一個戰勝的帝國主義者之於戰敗的帝國主義者的一種不可能的榨取計畫。現在這個計畫之下，德國每年要『償還債』，『挖東牆補西牆』永無完結之日。這樣，美國的債權雖然很大，然而何時可以收回，却成問題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的第一個要求

，是歐洲『相安一時』，不要再打仗。歐洲再打起仗來，美國就要有債無處討。使歐洲各國都作美國投資的區域，向美國每年納十萬萬元的利息，在經濟上政治上受美國的支配，這便是美國非戰條約的目的。

最滑稽的：日本對美國的提議也答復贊成了。一方面訂定非戰條約，一方面派大兵侵占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的人民，這便是帝國主義者和平運動的真面目！這種『和平』，恐怕和昏庸老朽的所謂『和平』，相差無幾了！

貫徹

夾攻週刊

第三期目錄

第十二期目錄

打到北京革命算成功了麼？……………陳梗生
讀了于右任解釋說登記意義之後……………王啓鯤
如此京華！……………承 德

手榴彈

通訊處上海信箱一三零二號

向中央常委會鳴不平……………同人
我們整個的反攻計劃(續)……………惠 謨
請中央澈查吳稚暉的黨籍……………渠 門
借酒澆愁介紹黨基……………甯 寧
張乃燕聲明喉痛非頭痛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

(桑士)

(一)

人的思想與人的生活狀態，如形影相隨。一定的生活狀態，必需要一定的思想。反過來說，一定的思想是反映着一定的生活狀態。但是，同時，思想對於生活狀態，也有很大的勢力。舊社會舊制度之所以能維持，是依靠舊的思想。舊社會舊制度中種種腐敗，不平，污濁，殘忍，都要靠舊思想去文飾曲解，才能繼續存在。被壓迫者受了舊思想的麻醉，才能甘心帖服，不思反抗。壓迫者利用舊思想去維繫人心，使被壓迫者視被壓迫為當然的事，然後才能保持自己的特殊權利。所以，凡是革命，一方面是政治的鬥爭以至武力的鬥爭，一方面也是思想的鬥爭。不但此也，有時思想的鬥爭，比武力的鬥爭還要激烈，思想鬥爭對於最後勝敗的關係比武力鬥爭還要重要。古今中外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

的專制君主，都要利用一種宗教或一種學說去羈縻人心。就是帝國主義者統治殖民地，也是要用宗教和學說去麻醉殖民地的人民。所以自漢武帝尊崇孔子罷黜百家，以至去年香港政府看見了中國民族運動勃興，特在香港英王大學設立講座提倡孔教，時代雖有不同，其理則無二致。因此，革命者若要推翻舊社會舊制度，總是由批評，攻擊，破壞舊思想入手。而研究思想的背景，牠的成立和沿革的條件，都是革命者份內的事。

(二)

思想雖然是獨立的自由的，然而思想的獨立與自由，決不是絕對的。一種思想，是與一種政治社會制度相伴而生。同時，一定的思想，恆代表一定的利害。思想是生活需要產生出來的，而不是自天而降的。當然，此地所謂『生活』，並不

是個人的生活或一部份人的生活，最重要的，還是民族的生活或全社會的生活。一個社會，在一定的狀態之下，有牠一定的需要。大體講起來，一個社會，可以有三種的狀態，就是：

(1) 進步的，

(2) 停頓的，

(3) 衰敗的。

以上三種的社會狀態，各有牠的生活需要，而每一種生活需要，又要求一種思想。茲依次論列於下：

(1) 進步的社會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不但社會全體，在物質上精神上是進步的，並且社會中每個份子也是進步的。因此，社會與個人利害，沒有——或很少——衝突的地方。進步的社會裏，個人之間，不必一定平等。但是無論社會的上層還是下層，都可以由整個的社會進步中得到利益。在這種進步的社會裏，平等與自由，不是迫切的要求，而最普通

的要求，都是「上下相維」。『上下相維』，是於上層與下層的人都有利益的。

(2) 停頓的社會

一個社會在物質上精神上沒有進步，首感不安者是社會的下層。因為，社會的進步雖然停頓，那上層人的享受仍然是要求增進的。這種享受的增進，祇能靠着加緊剝削下層，而下層的生活便有低落的趨勢。在這種停頓的社會裏，最普通的思想，便是教訓下層人如何忍受剝削。最普通的倫理，是贊美獎勵人的忍受與服從。因為這種社會，祇有使大多數的人忍受與服從，秩序才維持得住。停頓的社會的唯一道德，是教人怎樣忍受。忍受，是這種社會中唯一無二的生存條件。

(3) 衰敗的社會

在衰敗的社會裏，物質上精神上都是退步的。退步的原故，是統治塔級的墮落與被統治塔級有加無己的痛苦。此時統治塔級與被統治塔級的利害是絕對衝突的。這種社會唯一的自救之路是革

命：被統治塔級推翻統治塔級的政權而自代。和這革命運動同時併進的，在思想上是『自由』『平等』的要求。然而自由平等，祇是希望中的理想，祇是抽象的表徵。至於革命思想原始的直接表現，則是對於舊日一切神聖尊貴的偶像的反抗。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的，是對於一切壓迫者的鬥爭。祇有對於壓迫者的反抗與鬥爭，是革命精神的真正的表現，也是衰敗社會唯一無二的自救方法。在一個衰敗的社會裏，祇有大多數人起來對於共同敵人反抗與鬥爭，才能使社會由衰敗變為健全。

反抗的思想與鬥爭的思想，是打破舊社會片面道德的最重要的武器。反抗思想與鬥爭思想普及之後，舊社會虛偽的欺騙的禮教，完全破壞，舊社會的秩序，乃難於維持。舊社會的腐敗，不平，污濁，殘忍，是建築在舊社會的秩序之上的。所以，要建設新社會新道德，便不能不破壞舊社會的秩序。同時，舊社會的統治塔級墮落，本身已入於崩潰紛爭之路，舊社會的秩序本已維持不住了。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

『互助』與『和平』的思想，雖然是人類永久的理想，但是在衰敗的社會裏，互助與和平的思想是不能普及的。因為衰敗社會，永遠是極端不平的社會。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極端不平之下，決沒有『互助』與『和平』之可能。現在的中國人，能和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講互助與和平嗎？祇有平等的自由的世界，才能實現和平互助。

在革命時代，祇有相信革命民衆的創造力，由反抗與鬥爭之中，形成嚴密堅固的組織。這個組織，乃是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細胞。民衆不是盲目的，不是愚蠢的。民衆的直覺，比上等社會的智慧較為可靠。衰敗的上等社會的智慧，是由舊社會環境養成的。這種智慧，祇是教個人怎樣趨利避害，趨安避危，怎樣在民衆的水深火熱之中，取得個人的權位利祿，怎樣麻醉民衆的政治意識，使其甘心就範。所以上等社會的智慧，祇是於個人有用的。民衆呢？他們雖然一時可以受統治塔級欺蔽與麻醉，却是到了國家民族危急的時候，

他們總是站在前面奮鬥，他們總是最可靠的部隊。他們的知識雖然缺乏，但是他們無意識中或下意識中確乎可以判斷國家民族的利害。在中國士大夫死心搭地投降滿洲人二百多年以後，中國的民衆還可以組織一個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的排滿運動。

南方民衆所組織的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開始。當時的民衆，都是站在太平天國一面的，祇有上等社會出身的孔子門徒會國藩左宗棠一流，才搬出聖人忠孝的道理，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延長滿洲人的統治。庚子以前，列強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成熟，中國的士大夫還在那裏熱心功名利祿，中國北方的『無知愚民』，都已經起來排滿排外。這運動擴大，中國的上等社會都取旁觀態度，不敢出來領導，所以落得被滿洲人利用。義和團的運動失敗了，世界的正論，都說這是中國國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抗議，是中國偉大的國民運動，可惜沒有好的領導，所以弄出許多笑話。但此後歐洲反對瓜分的論調却勝利了。

最近兩年的革命運動，也是民衆的事業，而決不是個人的功勳。就是去年的反共，雖然現在一般昏庸老朽和藉着反共的題目敲詐發財的人們都引爲自己的豐功偉烈，却是反共之所以那樣有效那樣容易，也完全是由於民衆的意思與民衆的力量。因爲各地的民衆——學生，工人，農人，等等，都起來反對共產黨，所以共產黨的技倆無論如何凶惡陰險，也無所施用。

(三)

國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要想完成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定要全國民衆起來，反抗和鬥爭。然而若使全國民衆起來反抗和鬥爭，尤其要在思想上打倒一切舊禮教的束縛。但是實際上，幾個月以來，復古傾向，已經伴着官僚政治充滿了全國。這復古傾向，從何而來，歷時久暫，於革命前途的關係如何，這都是革命者所應當注意的。

復古傾向，祇是表示一個在厭煩疲倦中求得暫

時甯靜的慾望。歐洲大戰之後，有許多人羨慕所謂東方思想，研究所謂東方的宗教哲學，希望以東方的思想糾正西方的思想。這種種舉動，都是在厭煩疲倦中求暫時的甯靜，並沒有甚麼深奧的歷史意義。所以過了幾年，厭煩疲倦過去之後，戰地瘡痕漸漸的復原，這些羨慕東方的表示，都已消滅了。中國人的性格，（至少上層人的性格），原來是保守甯靜的，所以每次政治風潮之後，復古傾向，格外倔強。這在辛亥以後，特別是在癸丑以後，格外看得清楚。在上者復古的主張，自然是有一定的用意：復古可以維繫人心，警察偵探可以少用些。然而一般人因為精神無所寄托，心力無所運用，隨便一種安定心神銷磨精力的方法，也一概歡迎。至於究用何種方法，就要看個人的身份，知識，景况，等等，自然可以不同。所以自那比較堂皇好聽的聖人遺教，等而下之，至於駢文，念佛，鴉片，嗎啡等等，都不過是一種安定心神銷磨精力的方法。在每次新勢力失敗之後，上海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

報紙上總是充滿了壯陽種子藥的廣告，這也是同類的現象。總之，政治變化後的復古現象，是證明新勢力的失敗，證明改革的失敗。政府的復古，是證明牠與人民之間的相互恐懼與相互懷疑。人民一般的復古，是證明社會的舊勢力戰勝了新勢力，是證明人民對於國家社會並沒有新的希望，並沒有協作的熱心，是證明新思想新希望新信仰沒有建設起來。

法國革命最大的成功，要說在轉移人民心理與思想的一點。由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年四年革命之中，產生了一個新的法國，特別是新的法國農民。革命以前，法國大多數的農民，實際上還是生在農奴狀態之中。但是鄉村革命的結果，使他們爭得政權與經濟權。他們覺悟了自己的地位，覺悟了自己是法蘭西的主人，所以他們不但用了向所未見的力量去耕田，增加全國的生產，並且有餘力支持若干年的對外戰爭——勝利的戰爭，把自由平等的主義傳播到歐洲各國去。這種精神，這種

熱心，我們現在可有？我們任往何地，所見的祇有普遍的失望。

復古傾向和對革命失望，這是否長久的現象？我們要知道，一切主義，一切運動，都是為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的。在此種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失望與復古傾向，祇是革命暫時停頓中必然的情緒。思想上的出路，和衣食住的出路是一樣的急迫

，不可一日斷絕的。新的沒有做好，當然要趨向舊的。結果自然是更加做不好。那些為生活問題所驅迫的民衆，不久還是回過頭來，積極的去解決生活問題的。那時失望心理，便要變成奮鬥的精神，復古思想，便要變成革新的努力。所以，我們對於目前的普遍的失望與復古的思想是不必悲觀的。

歡迎投稿

本刊是中國國民黨黨員討論問題交換意見的機關。凡忠實的革命的國民黨同志，有以關於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思想的著作或關於各地黨務政治社會實況的記述，投交本報發表者，無任歡迎。長篇巨著，當酌致薄酬，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註明。登載與否，非特別聲明，概不檢還。對於登載之稿，本社有增刪之權。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
發行者
前進雜誌社

通信處 上海馬浪路新民村二十七號
總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
寄售處 各地各大書坊

報 價

零售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 國內全年二十四冊大洋二元半

年十二冊大洋一元（郵費在內）

日本朝鮮同

國外全年二十四冊大洋二元八

角半年十二冊大洋一元四角

廣告價目

每期 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

汪先生去年六月至十一月間的演說，大半都經自己手錄出來，收在這本集子裏；關於汪先生對於黨國的意見，應以此集爲定本。

陳公博著的

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前一本書是關於理論的探討，後一本書是關於過去事實的批評。凡國民黨同志都有參攷的必要。

王樂平編的

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及訓練

本書係按照中國國民黨總章編成，對於國民黨之組織及訓練，作詳密之解剖，力矯一般以爲本黨之組織爲共黨之方法的謬誤的觀念。凡留心本黨之組織及訓練的人們，都不可不看。

本社發行部啓事

凡直接向本社批發者十分以上八折，五十分以上七折，百分以上六折，學生工人，直接訂閱者一律六折，以示優待。